

是一卷難得一見的
精彩武俠小說

笑傲江湖

金庸著



笑傲江湖

共四册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(经八路十一号、电话610051-485)

印刷者：山东日照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44,875印张1,160千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2次印刷

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三版

印数100,001-150,000

ISBN 7-5329-0263-3

I . 235 定价：19.8元

目 录

三十一	绣	花		1069
三十二	并	派		1096
三十三	比	剑		1135
三十四	夺	帅		1168
三十五	复	仇		1189
三十六	伤	逝		1243
三十七	迫	娶		1280
三十八	聚	歼		1317
三十九	拒	盟		1358
四十	曲	谐		1390

三十一 绣 花

杨莲亭冷冷的道：“童百熊，在这成德堂上，怎容得你大呼小叫？见了教主，为什么不跪下？胆敢不称颂教主的文武圣德？”

童百熊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和东方兄弟交朋友之时，那里有你这小子了？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死入生，共历患难，你这乳臭小子生也没生下来，怎轮得到你来和我说话？”

令狐冲侧过头去，此刻看得清楚，但见他白发披散，银髯戟张，脸上肌肉牵动，圆睁双眼，脸上鲜血已然凝结，神情甚是可怖。他双手双足都铐在铁铐之中，拖着极长的铁链，说到愤怒处，双手摆动，铁链发出铮铮之声。

任我行本来跪着不动，一听到铁链之声，在西湖底被囚的种种苦况突然间涌上心头，再也克制不住，身子颤动，便欲发难，却听得杨莲亭道：“在教主面前胆敢如此无礼，委实狂妄已极。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结，可知罪吗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，自患不治重症，退休隐居，这才将教务交到东方兄弟手中，怎说得上是反教大叛徒？东方兄弟，你明明白白说一句，任教主怎么反教，怎么背叛本教了？”

杨莲亭道：“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后，便应回归本教，可是他却去少林寺中，和少林、武当、嵩山诸派的掌门人勾搭，那不是反教谋叛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前来参见教主，恭聆教主的指示？”

童百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任教主是东方兄弟的旧上司，武功

见识，未必在东方兄弟之下。东方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杨莲亭大声喝道：“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。教主待属下兄弟宽厚，不来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若深自忏悔，明日在总坛之中，向众兄弟说明自己的胡作非为，保证今后痛改前非，对教主尽忠，教主或许还可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。否则的话，后果如何，你自己也知道。”

童百熊笑道：“姓童的年近八十，早已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怕什么后果？”

杨莲亭喝道：“带人来！”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只听得铁链声响，押了十余人上殿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几个儿童。

童百熊一见到这干人进来，登时脸色大变，提气暴喝：“杨莲亭，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，你拿我的儿孙来干什么？”他这一声呼喝，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响。

令狐冲见居中而坐的东方不败身子震了一震，心想：“这人良心未曾尽泯，见童百熊如此情急，不免心动。”

杨莲亭笑道：“教主宝训第三条是什么？你读来听听！”童百熊重重“呸”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杨莲亭道：“童家各人听了，那一个知道教主的第三条宝训，念出来听听。”

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：“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：‘对敌须很，斩草除根，男女老幼，不留一人。’”杨莲亭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小娃娃，十条教主宝训，你都背得出吗？”那男孩道：“都背得出。一天不读教主宝训，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读了教主宝训，练武有长进，打仗有气力。”杨莲亭笑道：“很对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爸爸教的。”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：“他是谁？”那男孩道：“是爷爷。”杨莲亭道：“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，不听教主的话，反而背叛教主，你说怎么样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爷爷不对。每个都教应该读教主宝训，听教主的话。”

杨莲亭向童百熊道：“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，尚且明白道

理。你这大把年纪，怎地反而胡涂了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只跟姓任的、姓向的二人说过一阵子话。你们要我背叛教主，我可没答允。童百熊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。”他见到全家十余口长幼全被拿来，口气不由得软了下来。

杨莲亭道：“你倘若早这么说，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现下你知错了么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没有错。我没叛教，更没背叛教主。”

杨莲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既不肯认错，我可救不得你了。左右，将他家属带下去，从今天起，不得给他们吃一粒米，喝一口水。”几名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押了十余人便行。童百熊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杨莲亭道：“好，我认错便是。是我错了，恳求教主网开一面。”虽然认错，眼中如欲喷出火来。杨莲亭冷笑道：“刚才你说什么来？你说什么和教主共历患难之时，我生都没生下来，是不是？”童百熊忍气吞声，道：“是我错了。”杨莲亭道：“是你错了？这么说一句话，那可容易得紧啊。你在教主之前，为何不跪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和教主当年是八拜之交，数十年来，向来平起平坐。”他突然提高嗓子说道：“东方兄弟，你眼见老哥受尽折磨，怎地不开口，不说一句话？你要老哥下跪于你，那容易得很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老哥便为你死了，也不皱一皱眉。”

东方不败坐着一动不动，一时大殿之中寂静无声，人人都望着东方不败，等他开口。可是隔了良久，他始终没出声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这几年来，我要见你一面也难。你隐居起来，苦练‘葵花宝典’，可知不知道教中故旧星散，大祸便在眉睫吗？”东方不败仍是默不作声。童百熊道：“你杀我不打紧，折磨我不打紧，可是将一个威震江湖数百年的日月神教毁了，那可成了千古罪人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练功走了火，不会说话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杨莲亭喝道：“胡说！跪下了！”两名紫衫侍者齐声吆喝，飞脚往童百熊膝弯里踢去。

只听得砰砰两声响，两名紫衫侍者腿骨断折，摔了出去，口中狂喷鲜血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话，死也甘心。三年多来你不出声，教中兄弟都已动疑。”杨莲亭怒道：“动什么疑？”童百熊大声道：“疑心教主遭人暗算，给服了哑药。为什么他不说话？为什么他不说话？”杨莲亭冷笑道：“教主金口，岂为你这等反教叛徒轻开？左右，将他带了下去！”八名紫衫侍者应声而上。

童百熊大呼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瞧瞧你，是谁害得你不能说话？”双手舞动，铁链挥起，双足拖着铁链，便向东方不败抢去。

八名紫衫侍者见他神威凛凛，不敢逼进。杨莲亭大叫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！”殿下武士只在门口高声呐喊，不敢上殿。教中立有严规，教众若是携带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，那是十恶不赦的死罪。东方不败站起身来，便欲转入后殿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别走，”加快脚步。他双足给铁镣系住，行走不快，心中一急，摔了出去。他乘势几个筋斗，跟首向前扑出，和东方不败相去已不过百尺之遥。

杨莲亭大呼：“大胆叛徒，行刺教主！众武士，快上殿擒拿叛徒。”

任我行见东方不败闪避之状极为蹇顿，而童百熊与他相距尚远，一时赶他不上，从怀中摸出三枚铜钱，运力于掌，向东方不败掷了过去。盈盈叫道：“动手罢！”

令狐冲一跃而起，从绷带中抽出长剑。向问天从担架的木棍中抽出兵刃，分交任我行和盈盈，跟着用力一抽，担架下的绳索原来是一条软鞭。四个人展开轻功，抢将上去。

只听得东方不败“啊”的一声叫，额头上中了一枚铜钱，鲜血

淅淅而下。任我行发射这三枚铜钱时和他相距甚远，掷中他额头时力道已尽，所受的只是一些肌肤轻伤。但东方不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，居然连这样的一枚铜钱也避不开，自是情理之所无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这东方不败是假货。”

向问天刷的一鞭，卷住了杨莲亭的双足，登时便将他拖倒。

东方不败掩面狂奔。令狐冲斜刺里兜过去，截住他去路，长剑一指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岂知东方不败急奔之下，竟不会收足，身子便向剑尖上撞来。令狐冲急忙缩剑，左掌轻轻拍出，东方不败仰天直摔了出去。

任我行纵身抢到，一把抓住东方不败后颈，将他提到殿口，大声道：“众人听着，这家伙假冒东方不败，祸乱我日月神教，大家看清了他的嘴脸。”

但见这人五官相貌，和东方不败实在十分相似，只是此刻神色惶急，和东方不败平素那泰然自若、胸有成竹的神态，却有天壤之别。众武士面面相觑，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任我行大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好好说，我把你胸袋砸得稀烂。”

那人只吓得全身发抖，颤声说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人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”

向问天已点了杨莲亭数处穴道，将他拉到殿口，喝道：“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杨莲亭昂然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问我？我认得你是反教叛徒向问天。日月神教早将你革逐出教，你凭什么重回黑木崖来？”

向问天冷笑道：“我上黑木崖来，便是为了收拾你这奸徒！”右掌一起，喀的一声，将他左腿小腿斩断了。岂知杨莲亭武功平平，为人居然极是硬朗，喝道：“你有种便将我杀了，这等折磨老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向问天笑道：“有这等便宜的事？”手起掌

落，喀的一声响，又将他右腿小腿骨斩断，左手一拑，将他顿在地下。

杨莲亭双足着地，小腿上的断骨戳将上来，剧痛可想而知。可是他竟然哼也不哼一声。

向问天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好汉子！我不再折磨你便了。”在那假东方不败肚子上轻轻一拳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“啊”的大叫，说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名……名叫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向问天道：“你姓包，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结结巴巴的半天，也没说出叫包什么名字。

众人随即闻到一阵臭气，只见他裤管下有水流出，原来是吓得屎尿直流。任我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去找东方不败要紧！”提起那姓包汉子，大喊道：“你们大家都瞧见了，此人冒充东方不败，扰乱我教。咱们这就要去查明真相。我是你们的真正教主任我行，你们认不认得？”

众武士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从未见过他，自是不识。自东方不败接任教主，手下亲信揣摩到他心意，相诫不提前任教主之事，因此这些武士连任我行的名字也没听说过，倒似日月神教创教数百年，自古至今便是东方不败当教主一般。众武士面面相觑，不敢接话。

上官云大声道：“东方不败多半早给杨莲亭他们害死了。这位任教主，便是本教教主。自今而后，大伙儿须得尽忠于任教主。”说着便向任我行跪下，说道：“属下参见任教主，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！”

众武士认得上官云是本教职位极高的大人物，见他向任我行参拜，又见东方教主确是冒充假货，而权势显赫的杨莲亭被人折断双腿，抛在地下，更无半分反抗之力，当下便有数人向任我行跪倒，说道：“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！”其余众武士先后跟着跪

倒。那“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”十字，大家每日里都说上好几遍，说来顺口纯熟之至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一时之间，志得意满，说道：“你们严守上下黑木崖的通路，任何人不得上崖下崖。”众武士齐声答应。这时向问天已呼过紫衫侍者，将童百熊的铐镣打开。

童百熊关心东方不败的安危存亡，抓起杨莲亭的后颈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一定害死了我那东方兄弟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心情激动，喉头哽咽，两行眼泪流将下来。

杨莲亭双目一闭，不去睬他。童百熊一个耳光打过去，喝道：“我那东方兄弟到底怎样了？”向问天忙叫：“下手轻些！”但已不及，童百熊只使了三成力，却已将杨莲亭打得晕了过去。童百熊拚命摇晃他身子，杨莲亭双眼翻白，便似死了一般。

任我行向一干紫衫侍者道：“有谁知道东方不败下落的，尽速禀告，重重有赏。”连问三句，无人答话。

霎时之间，任我行心中一片冰凉。他困囚西湖湖底十余年，除了练功之外，便是想象脱困之后，如何折磨东方不败，天下快事，无逾于此。那知今日来到黑木崖上，找到的竟是个假货。显然东方不败早已不在人世，否则以他的机智武功，怎容得杨莲亭如此胡作非为，命人来冒充于他？而折磨杨莲亭和这姓包的混蛋，又有什么意味？

他向数十名散站殿周的紫衫侍者瞧去，只见有些人显得十分恐惧，有些惶惑，有些隐隐现着狡谲之色。任我行失望之余，烦躁已极，喝道：“你们这些家伙，明知东方不败是个假货，却伙同杨莲亭欺骗教下兄弟，个个罪不容诛！”身子一晃，欺将过去，拍拍拍拍四声轻响，手掌到处，四名紫衫侍者哼也不哼一声，便即毙命。其余侍者骇然惊呼，四散逃开。任我行狞笑道：“想逃！逃到那里去？”拾起地下从童百熊身上解下来的铐镣铁链，向人丛中猛掷过去，登时血肉横飞，又有七八人毙命。任我行哈哈大笑，

叫道：“跟随东方不败的，一个都活不了！”

盈盈见父亲举止有异，大有狂态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过去牵住了他手。

忽见众侍者中走出一人，跪下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东方教……东方不败并没有死！”

任我行大喜，抢过去抓住他肩头，问道：“东方不败没死？”那人道：“是！啊！”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，原来任我行激动之下，用力过巨，竟捏碎了他双肩肩骨。任我行将他身子摇了几下，这人始终没有醒转。他转头向众侍者喝道：“东方不败在那里？快些带路！迟得片刻，一个个都杀了。”

一名侍者跪下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东方不败所居的处所十分隐秘，只有杨莲亭知道如何开启秘门。咱们把这姓杨的反教叛徒弄醒过来，他能带引教主前往。”

任我行道：“快取冷水来！”

这些紫衫侍者都是十分伶俐之徒，当即有五人尽奔出殿，却只三人回来，各自端了一盆冷水，其余两人却逃走了。三盆冷水都泼在杨莲亭头上。只见他慢慢睁开眼睛，醒了过来。

向问天道：“姓杨的，我敬重你是条硬汉，不来折磨于你。此刻黑木崖上下通路早已断绝。东方不败如非身有双翼，否则无法逃脱。你快带我们去找他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大家爽爽快快的作个了断。岂不痛快？”

杨莲亭冷笑道：“东方教主天下无敌，你们胆敢去送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好，我就带你们去见他。”

向问天对上官云道：“上官兄，我二人暂且做一下轿夫，抬这家伙去见东方不败。”说着抓起杨莲亭，将他放在担架上。上官云道：“是！”和向问天二人抬起了担架。杨莲亭道：“向里面走！”

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他在前领路。任我行、令狐冲、盈盈、童百熊四人跟随其后。

一行人走到成德殿后，经过一道长廊，到了一座花园之中，走入西首一间小石屋。杨莲亭道：“推左首墙壁。”童百熊伸手一推，那墙原来是活的，露出一扇门来。里面尚有一道铁门。杨莲亭从身边摸出一串钥匙，交给童百熊，打开了铁门，里面是一条地道。

众人从地道一路向下。地道两旁点着几盏油灯，昏灯如豆，一片阴沉沉地。任我行心想：“东方不败这厮将我关在西湖湖底，那知道报应不爽，他自己也是身入牢笼。这条地道，比之孤山梅庄的也好不了多少。”那知转了几个弯，前面豁然开朗，露出天光。众人突然闻到一阵花香，胸襟为之一爽。

从地道中出来，竟是置身于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，红梅绿竹，青松翠柏，布置得极具匠心，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，池旁有四只白鹤。众人万料不到会见到这等美景，无不暗暗称奇。绕过一堆假山，一个大花圃中尽是深红和粉红的玫瑰，争芳竞艳，娇丽无俦。

盈盈侧头向令狐冲瞧去，见他脸孕笑容，甚是喜悦，低声问：“你说这里好不好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咱们把东方不败赶跑后，我和你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你教我弹琴，那才叫快活呢。”盈盈道：“你这话可不是骗我？”令狐冲道：“就怕我学不会，婆婆可别见怪。”盈盈嗤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两人观赏美景，便落了后，见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杨莲亭已走进一间精雅的小舍，令狐冲和盈盈忙跟着进去。一进门，便闻到一阵浓冽花香，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，图中绘着三个美女，椅上铺了绣花锦垫。令狐冲心想：“这是女子的闺房，怎地东方不败住在这里？是了，这是他爱妾的居所。他身处温柔乡中，不愿处理教务了。”

只听得内室一人说道：“莲弟，你带谁一起来了？”声音尖锐，嗓子却粗，似是男子，又似女子，令人一听之下，不由得寒毛直

竖。

杨莲亭道：“是你的老朋友，他非见你不可。”

内室那人道：“你为什么带他来？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才能进来。除了你之外，我谁也不爱见。”最后这两句说得嗲声嗲气，显然是女子声调，但声音却明明是男人。

任我行、向问天、盈盈、童百熊、上官云等和东方不败都甚熟悉，这声音确然是他，只是恰如捏紧喉咙学唱花旦一般，娇媚做作，却又不象是开玩笑。各人面面相觑，尽皆骇异。

杨莲亭叹了口气道：“不行啊，我不带他来，他便要杀我。我怎能不见你一面而死？”

房内那人尖声道：“有谁这样大胆，敢欺侮你？是任我行吗？你叫他进来！”

任我行听他只凭一句话便料到是自己，不禁深佩他的才智，作个手势，示意各人进去。上官云掀起绣着一丛牡丹的锦缎门帷，将杨莲亭抬进，众人跟着入内。

房内花团锦簇，脂粉浓香扑鼻，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，身穿粉红衣衫，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，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，抬起头来，脸有诧异之色。

但这人脸上的惊讶神态，却又远不如任我行等人之甚。除了令狐冲之外，众人都认得这人明明便是夺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、十余年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。可是此刻他剃光了胡须，脸上竟然施了脂粉，身上那件衣衫式样男不男、女不女，颜色之妖，便穿在盈盈身上，也显得太娇艳、太刺眼了些。

这样一位惊天动地、威震当世的武林怪杰，竟然躲在闺房之中刺绣！

任我行本来满腔怒火，这时却也忍不住好笑，喝道：“东方不败，你在装疯吗？”

东方不败尖声道：“果然是任教主！你终于来了！莲弟，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是给他打伤了吗？”扑到杨莲亭身旁，把他抱了起来，轻轻放在床上。东方不败脸上副爱怜无限的神情，连问：“疼得厉害吗？”又道：“只是断了腿骨，不要紧的，你放心好啦，我立刻给你接好。”慢慢给他除了鞋袜，拉过熏得喷香的绣被，盖在他身上，便似一个贤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众人不由得相顾骇然，人人想笑，只是这情状太过诡异，却又笑不出来。珠帘锦帷、富丽灿烂的绣房之中，竟充满了阴森森的妖氛鬼气。

东方不败从身边摸出一块绿绸手帕，缓缓替杨莲亭拭去额头的汗水和泥污。杨莲亭怒道：“大敌当前，你跟我这般婆婆妈妈干什么？你能打发得了敌人，再跟我亲热不迟。”东方不败微笑着：“是，是！你别生气，腿上痛得厉害，是不是？真叫人心疼。”

如此怪事，任我行、令狐冲等皆是从所未见，从所未闻。男风变童固是所在多有，但东方不败以堂堂教主，何以竟会甘扮女子，自居妾妇？此人定然是疯了。杨莲亭对他说话，声色俱厉，他却显得十分的“温柔娴淑”，人人既感奇怪，又有些恶心。

童百熊忍不住踏步上前，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你……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东方不败抬起头来，阴沉着脸，问道：“伤害我莲弟的，也有你在内吗？”童百熊道：“你为什么受杨莲亭这厮摆弄？他叫一个混蛋冒充了你，任意发号施令，胡作非为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莲弟是为我好，对我体贴。他知道我无心处理教务，代我操劳，那有什么不好？”童百熊指着杨莲亭道：“这人要杀我，你也知道么？”东方不败缓缓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莲弟既要杀你，一定是你不好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杀了？”

童百熊一怔，仰起头来，哈哈大笑，笑声中尽是悲愤之意，笑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他妄杀我，你便让他杀我，是不是？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莲弟喜欢干什么，我便得给他办到。当世就只他一人真正待我好，我也只待他一个好。童大哥，咱们一向是过

命的交情，不过你不应该得罪我的莲弟啊。”

童百熊满脸胀得通红，大声道：“我还道你是失心疯了，原来你心中明白得很，知道咱们是好朋友，一向是过命的交情。”东方不败道：“正是。你得罪我，那没有什么。得罪我莲弟，却是不行。”童百熊大声道：“我已经得罪他了，你待怎地？这奸贼想杀我，可是未必能够如愿。”

东方不败伸手轻轻抚摸杨莲亭的头发，柔声道：“莲弟，你想杀了他吗？”杨莲亭怒道：“快快动手！婆婆妈妈的，令人闷煞。”东方不败笑道：“是！”转头向童百熊道：“童兄，今日咱们恩断义绝，须怪不了我。”

童百熊来此之前，已从殿下武士手中取了一柄单刀，当即退了两步，抱刀在手，立个门户。他素知东方不败武功了得，此刻虽见他疯疯颠颠，毕竟不敢有丝毫轻忽，抱元守一，凝目而视。

东方不败冷冷一笑，叹道：“这可真教人为难了！童大哥，想当年在太行山之时，潞东七虎向我围攻。其时我练功未成，又被他们忽施偷袭，右手受了重伤，眼见得命在顷刻，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做兄弟的又怎能活得到今日？”童百熊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竟还记得这些旧事。”东方不败道：“我怎不记得？当年我接掌日月神教大权，朱雀堂罗长老心中不服，罗里罗唆，是你一刀将罗长老杀了。从此本教之中，再也没第二人敢有半句异言。你这拥戴的功劳，可着实不小啊。”童百熊气愤愤的道：“只怪我当年糊涂！”

东方不败摇头道：“你不是糊涂，是对我义气深重。我十一岁上就识得了你。那时我家境贫寒，全蒙你多年救济。我父母故世后无以为葬，丧事也是你代为料理的。”童百熊左手一摆，道：“过去之事，提来干么？”东方不败叹道：“那可不得不提。童大哥，做兄弟的不是没良心，不顾旧日恩义，只怪你得罪了我莲弟。他要取你性命，我这叫做无法可施。”童百熊大叫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

突然之间，众人只觉眼前有一团粉红色的物事一闪，似乎东

方不败的身子动了一动。但听得当的一声响，童百熊手中单刀落地，跟着身子晃了几晃。

只见童百熊张大了口，忽然身子向前直扑下去，俯伏在地，就此一动也不动了。他摔倒时虽只一瞬之间，但任我行等高手均已看得清楚，他眉心、左右太阳穴、鼻下人中四处大穴上，都有一个细小红点，微微有血渗出，显是被东方不败用手中的绣花针所刺。

任我行等大骇之下，不由自主都退了几步。令狐冲左手将盈盈一扯，自己挡在她身前。一时房中一片寂静，谁也没喘一口大气。

任我行缓缓拔出长剑，说道：“东方不败，恭喜你练成了‘葵花宝典’上的武功。”东方不败道：“任教主，这部‘葵花宝典’是你传给我的。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处。”任我行冷笑道：“是吗？因此你将我关在西湖湖底，教我不见天日。”东方不败道：“我没杀你，是不是？只须我叫江南四友不送水给你喝，你能挨得十天半月吗？”任我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待我还算不错了？”东方不败道：“正是。我让你在杭州西湖颐养天年。常言道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西湖风景，那是天下有名的了，孤山梅庄，更是西湖景色绝佳之处。”

任我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让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颐养天年，可要多谢你了。”

东方不败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任教主，你待我的种种好处，我永远记得。我在日月神教，本来只是风雷堂长老座下一名副香主，你破格提拔，连年升我的职，甚至连本教至宝‘葵花宝典’也传了给我，指定我将来接替你为本教教主。此恩此德，东方不败永不敢忘。”

令狐冲向地下童百熊的尸体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刚才不断赞扬童长老对你的好处，突然之间，对他猛下杀手。现下你又想对

任教主重施故技了。他可不会上你这个当。”

但东方不败出手实在太过迅捷，如电闪，如雷轰，事先又无半分征兆，委实可怖可畏。令狐冲提起长剑，指住了他胸口，只要他四肢微动，立即便挺剑疾刺，只有先行攻击，才能制他死命，倘若让他占了先机，这房中又将有一个殒命了。任我行、向问天、上官云、盈盈四人也都目不转瞬的注视着东方不败，防他暴起发难。

只听东方不败又道：“初时我一心一意只想做日月神教教主，想什么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，于是处心积虑的谋你的位，剪除你的羽翼。向兄弟，我这番计谋，可瞒不过你。日月神教之中，除了任教主和我东方不败之外，要算你是个人才了。”

向问天手握软鞭，屏息凝气，竟不敢分心答话。

东方不败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初当教主，那可意气风发了，说什么文成武德，中兴圣教，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。直到后来修习‘葵花宝典’，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。其后勤修内功，数年之后，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、万物滋长的要道。”

众人听他尖着嗓子说这番话，渐渐的手心出汗，这人说话有条有理，脑子十分清楚，但是这副不男不女的妖异模样，令人越看越是心中发毛。

东方不败的目光缓缓转到盈盈脸上，问道：“任大小姐，这几年来我待你怎样？”盈盈道：“你待我很好。”东方不败又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很好是谈不上，只不过我一直很羡慕你。一个人生而为女子，已比臭男子幸运百倍，何况你这般千娇百媚，青春年少。我若得能和你易地而处，别说是日月神教的教主，就算是皇帝老子，我也不做。”

令狐冲笑道：“你若和任大小姐易地而处，要我爱上你这个老妖怪，可有点不容易！”

任我行等听他这么说，都是一惊。